

◆宝庆人物

大山里走出的孩子

肖良斌

忙完一天的教学工作,我回到邵阳市区的住处。窗外车流渐息,喧嚣慢慢散去,恍惚间,耳畔仿佛又响起山间悠悠的风声。往西南驱车2小时,便是生我养我的西岩镇。作为城步的大镇,我与同乡蒋青艳的家,不过隔着几公里蜿蜒山路。

我土生土长于西岩,如今在邵阳市二中工作生活,一晃已是二十四个春秋。身为一名音乐教师,褪去所有身份与头衔,我始终还是那个在大山里长大、摸爬滚打的山里娃。放牛、砍柴、行走在崎岖山道的岁月,是我和蒋青艳共同的童年。想来年少时,我们或许喝过同一口井水,踏过同一片山野,在同一片青山里长大。当得知这位同乡姑娘成功登顶珠穆朗玛峰时,我坐在办公室里心绪久久难平。心中并非全然震惊,更多的是一份熟稔又温暖的触动——就像朝夕相伴的邻家姐妹,一步步站上了世界瞩目的巅峰。

外界谈及珠峰攀登,目光多聚焦于海拔高度、极端风险与专业装备。而在我脑海里,最先浮现的,却是这位苗家姑娘年少时在深山劳作的身影。

唯有吃过山中苦、踏过坎坷路的人,才能真正读懂这份“荣光”。儿时天未亮便起身放牛,晨露打湿衣衫;上山砍柴,肩头被磨出一道道伤痕。年少时只觉生活艰辛,如今回望才懂得,那些过往的磨砺,早已化作人生最坚实的底气。蒋青艳身上这份不屈的坚韧,正是漫长山野岁月一点一滴打磨而成。山里的孩子从小便懂得:路要一步一步一个脚印走,再陡峭的山坡,只要坚持向上,终能抵达高处。

城步群山连绵,西岩静卧在群山环抱之中。“大山孩子”这四个字,早已刻进我们每个人的骨血里。从前求学,日日翻山越岭;寒冬里双手长满冻疮,依旧紧握纸笔不肯松懈。就是这样一座偏远的山间小镇,走出了一位勇攀世界之巅的追梦人。二十四年前,我离开家乡来到邵阳市二中,一度以为,走出大山才是唯一的出路。而蒋青艳用行动告诉我:人生的选择从不止奔赴远方,更可以奋力向上、挑战极限。她未曾远离群山,反而站上了群山之上。

二十四载讲台岁月,让我读懂了坚守的意义。蒋青艳的故事,更让我豁然开朗:平凡的日常,本就是一场漫长的攀登。她在珠峰之巅对抗严寒与缺氧,而我在三尺讲台默默耕耘育人。境遇各不相同,但我们坚守的本心别无二致——凭着山里人不服输的韧劲,脚踏实地,一往无前。

最令我动容的,是她伫立珠峰之巅的举动。八千八百多米的雪域之巅,狂风呼啸,她没有高声呐喊,而是展开横幅,向着远方深情呼唤:城步。

身在异乡的人,心底最牵挂的永远是故土。她站在世界最高处,替家乡向世界问好。风雪淹没了呐喊,可这份滚烫的乡情,每一位家乡人都听得真切。

更让人由衷敬佩的是,登顶珠峰仅28小时后,她再度启程,成功征服相邻的洛子峰。接连拿下两座八千米级高峰,这份胆识与毅力,正是山里人最宝贵的品性:吃苦耐劳、永不言弃,认准方向便一往无前。

从教多年,我接触过许多从县城、乡镇来到二中求学的孩子。他们勤奋刻苦,骨子里却难免带着几分怯懦,总觉得耀眼的梦想离自己十分遥远。

接下来的音乐课上,我打算把蒋青艳的故事讲给孩子们听。我想告诉他们:在我们家乡不远处,就有一位大山里走出的姐姐,成功登顶珠峰。其实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山峰:攻克一道难题、战胜内心胆怯、追逐心中理想,皆是攀登。只要步履不停,终会抵达心之所向的高处。

我素来眷恋家乡的山歌,曲调质朴、情意真切,一如爽朗纯粹的山里人。心底由此萌生一个念头:为蒋青艳谱写一首歌曲,取名《城步妹子》。歌词里记下放牛砍柴的童年时光,描绘西岩的山水小路,也定格她立于雪峰之巅、心念故乡的动人瞬间。

二十四年教书育人,我始终希望帮孩子们树立自信:大山里走出的孩子,从来不比任何人逊色。如今,蒋青艳用登顶壮举印证了这句话。我便想用一曲乡音,将这份坚韧与力量继续传递。

最后,想对同乡蒋青艳说说心里话:

当你在雪域之巅亮出故乡横幅时,身后是千千万万在外打拼的城步游子。每一位坚守初心、奋力前行的家乡人,都与你心意相通。日后回乡若途经市区,盼能与你抽空小聚。我备好地道香辣的邵阳米粉,与你围坐闲谈。我也由衷好奇:站在世界之巅极目远眺,望向故乡西岩的连绵群山,又是怎样一番景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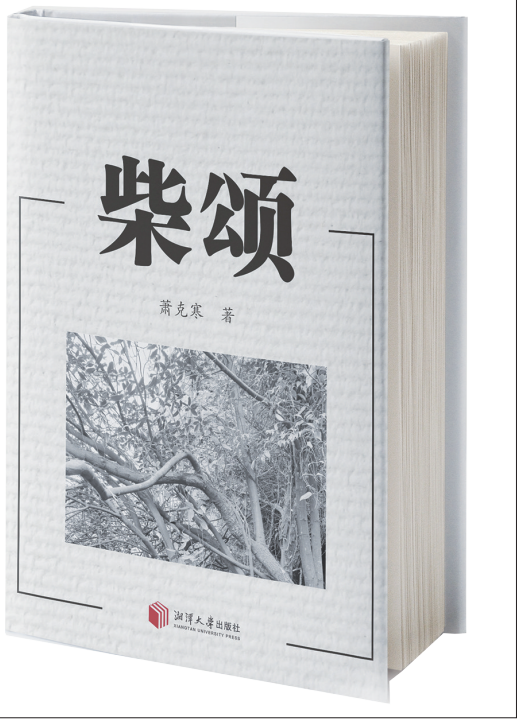
日前,新邵作家萧克寒酝酿十年、笔耕两载、打磨数稿的长篇小说力作《柴颂》,由湘潭大学出版社和湖北新梦渡传媒有限公司联合出版。

萧克寒曾出版长篇小说《山霞》和散文集《晴色山路》《山泉在上》。《柴颂》是他继《山霞》之后推出的“山柴花”系列乡土长篇小说的第二部。作品近30万字,通过聚焦湘中巨竹大山深处一条普通山街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以纯现实主义的手法细致描摹出一幅宏大的映现时代风云的乡土画卷。小说既有对复杂人性的深刻开掘与展示,更有对真善美的热情讴歌和对假恶丑的严厉鞭挞。作品中梅山文化氛围极其浓厚,笔触细腻清新,情节荡气回肠,主要人物形象十分鲜活,被读者誉为“一部扩写版的《边城》”。

(莫泥)

◆文艺广角

萧克寒长篇小说《柴颂》出版



书香伴成长

黄田

近日,女儿把外孙背诵《滕王阁序》的视频发到了家庭群里。我惊讶不已,当即就在群里发了200元红包,特意奖励这个年仅七岁、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外孙。小小年纪的他,早已背熟了100多首唐诗宋词。在庆祝今年六一儿童节的活动中,外孙一口气背诵了400多字的《木兰诗》,赢得了全班同学的阵阵掌声。

记得我读小学的时候,语文也是我的强项。老师要求背诵的诗文,我反反复复读上几十遍,基本也能背诵下来,每次考试都是高分。但说实话,跟外孙比起来,他要甩我几条街。

外孙爱好广泛,不仅爱读书,还对弹琴、下棋、唱歌、画画都感兴趣,都学得有模有样。他唱的歌有几歌、流行歌曲,也有外国歌曲。他画画,不是照葫芦画瓢,而是全靠自己用心创作。

自从外孙出生,女儿就辞去工作,做起了全职妈妈,专心在家陪伴孩子成长。家里的墙上、门上都贴满识字卡片,抬头就能看到。书桌旁摆了几盒画笔、颜料、纸张,外孙随手拿起就能画。大大小小的儿童绘本、课外读物,女儿足足买了几百上千本,堆得像小山一样。

从孩子一岁开始,他们夫妻俩就坚持每天亲子共读。日复一日的陪伴熏陶,让孩子慢慢认识汉字,爱上阅读。到上幼儿园中班时,他就已经能做到独立

看书学习了。读书对他而言,就像一日三餐一样自然,他乐在其中。如今外孙七岁,已经能够认识两三千个汉字,许多绕口令也能声情并茂地脱口而出。

夫妻俩对孩子读书从不懈怠,孩子阅读时,他们总是陪在一旁,以身作则营造读书氛围。也正因如此,外孙的专注力特别好,坐得住,沉得下心,对书中的知识充满好奇,大人稍加引导就能融会贯通。现在每天晚上,孩子就会自觉地溜进书房,要么完成作业,要么翻看自己喜欢的书籍。每逢周末,他们都会带孩子去市区儿童图书馆看书。孩子常常一看就入了迷,哪怕肚子饿了,也舍不得回家。

他们还有一个很好的育儿原则,从小严格控制孩子接触手机、电视等电子产品。

女儿说,接下来还会带着孩子提前精读、背诵《桃花源记》《琵琶行》《醉翁亭记》《岳阳楼记》《出师表》等千古名篇。我当即表态,孩子每背会一篇,我都会给他奖励,鼓励他持续勤奋学习。

养育孩子,书香浸润很重要,父母的言传身教更重要。

(黄田,绥宁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

关心下一代教育好孩子

有奖征文

邵阳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协办

◆六岭杂谈

佳曲解乡愁

赵大明

那年,我应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博士生导师、湖南省人民政府特聘海外名师赵大成博士的邀请,到他那里居住了三个月。刚到的时候,新鲜感爆棚。这里走,那里看,无忧无虑。然而,半个月后,我就开始想家了。

于是乎,每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坐在电脑桌旁,一边敲打着键盘,一边打开手机,一遍又一遍地聆听我来澳大利亚之前,下载在手机里的两首歌曲——《美丽邵阳》《邵阳猪血丸子》,排遣思乡情愫。家乡邵阳,随着歌声如画卷一般展现在眼前……记得当年这两首歌曲横空出世的时候,我就如获至宝,将它们下载在手机上。只要有空闲,我就情不自禁地播放,跟着吟唱。

后来,赵大成博士招呼了一些湖南同乡到一家湘菜馆相聚。大家高兴地吃着湘菜,品着我从邵阳带过去的湘窖酒和赵博士丈母娘在悉尼做的猪血丸子,气氛非常和谐。这时,赵大成博士端着酒杯站起来,要我播放这两首歌唱邵阳的歌曲,与大家共享。

于是,我掏出手机,开始播放《美丽邵阳》《邵阳猪血丸子》。期间,应邀参加这次聚餐的丁兆璋教授走了过来,向我索要两首歌曲的歌词。于是,我迅速放下筷子,走到吧台,要了纸笔,给丁教授摘抄起来。

当我把誊写好的歌词交给丁教授后,丁教授对我说:“再播放一遍吧!让我对照歌词好好品味品味。”我再次播放这两首歌曲。我知道:这两首歌曲已经打动了聚餐的同胞!

趁着服务员清理饭桌的时间,我站起来对大家说:这两首歌曲的词曲作者都是我和赵博士的好朋友。

接着,我一边播放歌曲一边给大家介绍起来。在介绍完词曲作者之后,我十分乐意地当起了词曲的评析员。聚餐的湖南老乡,听了我的讲解之后,要我一遍又一遍地播放歌曲,感受邵阳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我醉了!聚餐的同乡醉了!此时此刻,佳曲的确能解乡愁。

(赵大明,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岁月回眸

捡“响壳脱”

袁卫东

“六月初三夜,新蝉第一声。”夜读白居易的《六月初三夜闻蝉》,我的思绪倏地回到四十多年前全神贯注在林间仔细搜寻“响壳脱”的夏日清晨。

我的老家在隆回县高平镇,那里四面环山,中间平坦。这里风俗独特,讲话至今都还留有上古时代的腔调,好多方言别人都难以听懂。就像这蝉,我们老家不叫“蝉”,叫“响”;它脱下的皮不叫“蝉蜕”,叫“响壳脱”。据大人们说,之所以叫这么一个与其他地方不同的名字,是因为我们的老祖宗认为蝉一出世没有一天不叫的,叫“响”再形象不过;它脱下的皮,叫它“响壳脱”,既形象又贴切。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农村,绝大多数家庭和我家一样,除了参加队里的集体劳动,挣些工分,没有其他的赚钱门路,家里也不可能有闲钱给我们做零用钱。不知从何时起,几岁的我们从夏日里一声高过一声的“响”叫中,找到了一条赚钱的门路。那就是每天天还未亮就去捡“响”褪下的那层小小的、薄薄的金缕玉衣似的“响壳脱”卖。

记得那时,镇上诊所的老中医大量收购蝉蜕,也就是“响壳脱”,十个一分钱。这钱是唯一可以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实实在在赚到的。那时,一分钱能买两颗纸包糖。

夏日拂晓,天还是灰蒙蒙的,晚上睡觉都要人陪的我们,悄悄溜出家门。林间的空气沁着凉意,混着泥土和草木的清香。我们踮起脚跟,在椿树、槐树、柳树的躯干上仔细搜寻。蝉蜕总是静静地蛰伏在那里,黄棕色,半透明,像凝固的琥珀。它们保持着“响”破壳而出的姿态,足爪还紧紧抓着树皮,背上一道整齐的裂缝。每发现一个,心里便咯噔一下,像发现了宝藏一样涌起一种说不出的兴奋和满足。轻轻地慢慢地将它从树上取下,小心翼翼地放进小纸盒里。

在寻觅的乐趣里,也夹杂着孩童间不少的争执。有时,两三个孩子的目光,同时锁定了高处枝丫上的同一个目标。“是我的!我先看见的!”“我比你高,我能拿到!”细细的、焦急的争吵声便打破了林间的静谧,惊飞了林间的小鸟。直到有大孩子来调停,或是谁最终凭借敏捷的身手捷足先登,这场小小的风波才告平息。得了的,固然欢天喜地;失了

的,也只好撅着嘴,更加努力地去寻找下一个。

年龄稍大一些,我也悟出了一些门道,多出了一个心眼。每天早晨不再等齐大伙,而是在天还未全亮,东方只透出一丝“鱼肚白”的时候,就一个人偷偷潜入林中。那时的树林,是属于我一个人的王国。脚下是松软的落叶,头顶是啁啾的早起的鸟儿。我独占着那些最“富饶”的树干,从容地、一个一个地将那些金色的空壳纳入囊中。那种独占先机的、隐秘的快乐,远比争抢得来的更使人兴奋。

当小纸盒变得沉甸甸,心里也便被一种丰足的喜悦填满。“响壳脱”积攒到一定数目,我便约上伙伴,小心翼翼地捧着它们,走上三公里的土路,去到那间总飘着苦涩草药香的诊所。老中医戴着圆圆的老花镜,接过我们的布袋,将蝉蜕倒在柜台上的一张牛皮纸上,用他那枯瘦的手指,极有耐心地,一个一个地数着:“一、二、三……”终于,他数完了,从抽屉里取出几张毛票,或几枚亮晶晶的分币,微笑着递到我们的小手里,并叮嘱我们继续为诊所寻找药源。

钱一到手,我们便像一只只刚放出笼子的小鸟,飞速跑进诊所隔壁的供销社,掏出几分钱,买上一两粒方方的、硬硬的纸包糖。糖一到手,便迫不及待地剥开糖纸,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糖粒子放进嘴里。

那时节,有个头疼脑热、咽喉肿痛,母亲是断不会轻易去买昂贵的西药的。她会将我们捡来卖剩的、品相不好的“响壳脱”收起来,又去路边、田埂上采来薄荷、金银花、牛蒡子,一同放在瓦罐里,咕嘟咕嘟地煎煮。若是我们谁起了风疹,皮肤瘙痒,她便又会将蝉蜕与荆芥、防风之类混在一起,熬成褐色的汤水,给我们擦洗。那汤药的气味,苦涩中带着草木的清香,一碗下肚,或是经过药水的洗濯,仿佛那缠人的病痛,就真的被那来自土里、来自树上的精灵的力量给驱散了。

如今,我又在这都市的蝉声中,想起了这一切。那林间的晨露,那争吵的童音,那老中医数“响壳脱”时专注的神情,那纸包糖的甜,还有母亲那碗苦涩而温暖的汤药……它们都随着这年复一年的蝉鸣,从记忆的深处浮起,鲜活如昨。

(袁卫东,任职于邵阳市政协)

